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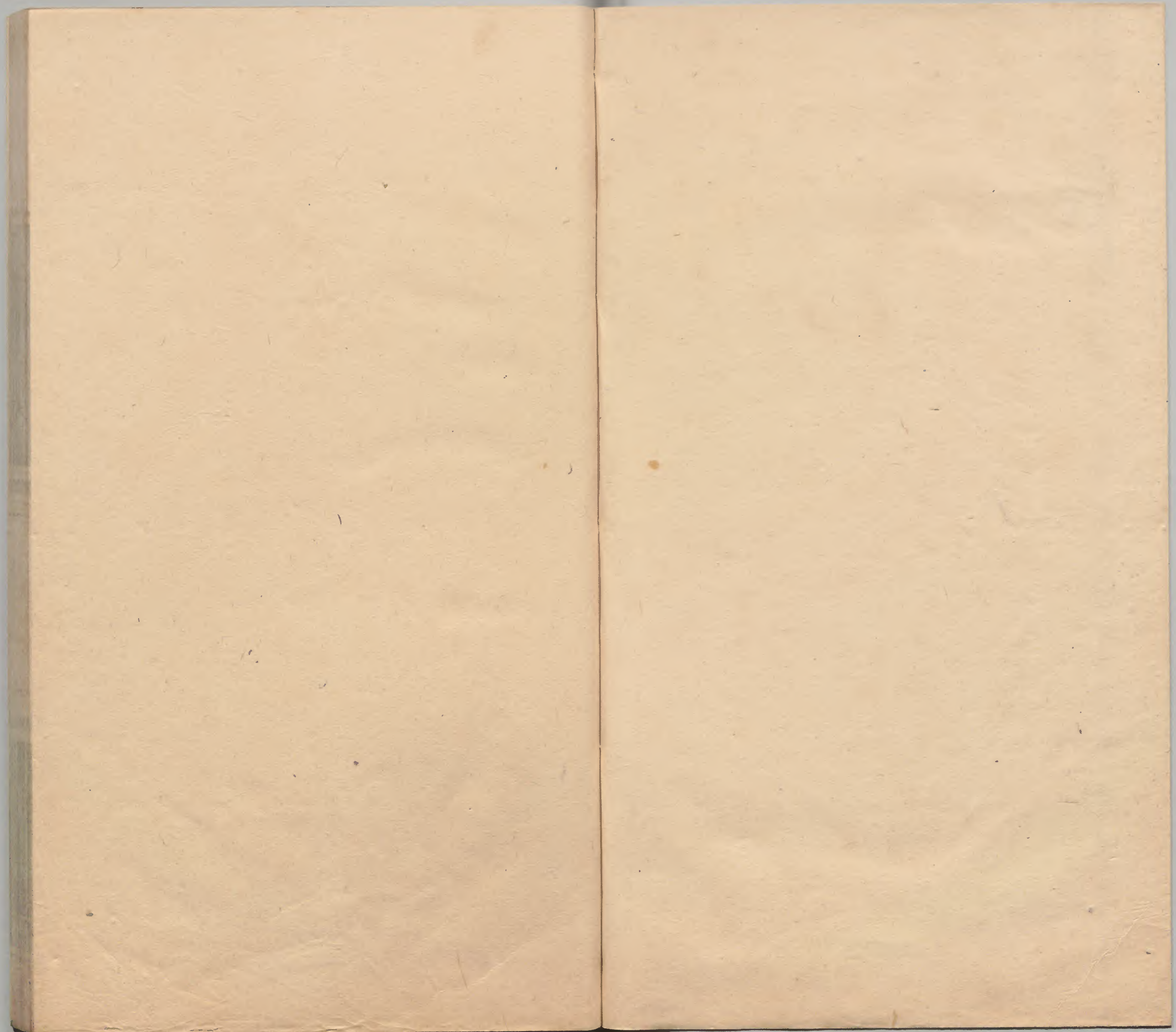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八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82)	
函號	圖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服用部八

淺草文庫

牀

榻

胡床

牀

許慎說文曰床身之安也

釋名曰裝也所以自裝裁也

方言曰林齊魯謂之簣陳楚之間謂之第

音滓音姊

北燕朝鮮謂一

之樹秦晉之間謂之杜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

音音火之說意

也謂之北郊趙間魏之謂之牒

易曰初六剥床以足寢真凶象曰剥床以足以戒下也六二剥床以膚凶象曰剥床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選在牀下象曰選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床

禮曰曾子寢疾樂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參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篲與華蓋也篲林二第也曾子曰然斯季

孫之賜也未之能易也元起易實命元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音棘

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

彼君子之受人也德細人之受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舉扶而易之返席未安而沒

左傳曰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於床注云陽小臣代公居牀事逐

門又曰楚子圍牀宋人惧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

又曰夏子庚卒楚子使蘧子憑為令尹訪于申叔豫豫曰國多

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下水而牀為重茵

衣喪鮮食而寢楚子使乙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炘未動乃

使子南為尹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第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卻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側耶

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其送之欲不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戍曰諾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寧坐篋牀而歎曰袁術乃於此乎歐血而死

又曰向栩性卓詭常於皂此坐板上好是續久板乃有膝踝足一指之處

又曰羊茂自李寶為東郡太守東曰坐百年皮夏日坐一榆木板林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溥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床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郎卿相亦然也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所米是元龍所諱何緣當

與君言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但何上下牀上聞
之耶表大笑

晉書曰武帝會宴凌雲臺衛瓘託醉因詭前林前曰臣欲有言
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瓘
於此不復言

又曰齊獻王攸持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無床呼其小字曰
此桃符坐也

又曰中宗元帝切既登尊號百官倍刻詔王導升御床坐共導固
辭曰太陽下同方物蒼生何有仰照中宗乃止

又曰陶淡字起諍好道養年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獨坐不
與人共

又曰大郗鑒使人求女輩於王導問令就東廂遍觀詣子使者
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在然聞信至咸自矜特唯一人在東
床坦腹而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輩訪之乃逸孝也遂以女
妻之

又曰桓玄從荊州下都慕位所坐銜床忽陷殷仲文進曰將由
聖德淵厚重地不能載玄大悅

燕書曰公孫鳳隱於昌黎九城寢於土床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初開國有司東西堂於局脚床銀塗釘上許
使用瓦脚床釘用鐵也

又曰江湛為元亮劾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曰所眠床
忽有數斗血

又曰王微不仕元亮之變微尋書玩右遂五足履地終日端坐床
皆生埃唯當處獨淨

又曰羊戍好為雙聲江夏王義公嘗設齊使戍布林須臾王出
以林狹乃自開林戍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王卿豈唯善
双声乃辯士也

又曰張敷為中書舍人狹當問起善官務要以敷同省名家款
諧之起曰彼若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謳可行輕當日吾等並已
真外郎矣可憂不得並坐敷先方設二牀去譬三四尺二容就
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操過如此一
又曰王道達大明中以歸順切封寧陵縣五等遷中書舍黃門
郎路瓊之太后元慶之孫也宅與生達門並嘗車服諧二僧達
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
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

齊書曰絕僧真幸於武帝稍曆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

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陞勞至此爲兒婚得昔昭先女郎
特無傷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教謝瀟音我不得
曆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成昔數登榻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吾
牀讓客僧真表氣而退之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褚彦回詣愿不在見其眼床上積塵埃有
數卷書彦回嘆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又曰意凌王良子爲會稽郡閣下有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
歸後於西郊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曹道薊抱還延昌殿骨瑛瑁牀上

梁書曰侯景既篡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弥牀前蘭綺自遠然後
見客

又曰長沙王懿孫植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宗室衣冠莫不
指則

又曰蕭弘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一時之終
有眠牀一張皆是麩栳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周銀鏤金花兩
重爲脚也

又曰賀革子文如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未就以父
妻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尽其義

終不肯食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床隨樹陰諷與妻並坐接客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生板床太歲誦積年床爲之說滅而
精力不安

又曰韓務除龍讓將軍郢州刺史敝七室床象牙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
飛白書群臣乘醉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刘泊登銜以床
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泊登床罪當死請付
法太宗笑曰昔聞煇灼輦辭金是常侍登床

莊子曰驪姬之父卦人之子晉國之始得也曰涕泣沾衿乃其

與同臣床芻養而後悔其位泣也

商君書曰如者無所不見人主處臣床之上而天下治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可一男子自謂秦始皇工我
堂踞我床

世本曰紂爲玉床

南方志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乃老人以龜支床乃尚活天
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紫栢局脚床七具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以封白玉函珊瑚為林紫錦為惟安着栢梁臺上皇甫謚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為林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紫雲鬱白玉為林

真人周君傳曰國義山字季通令會仙人住金屋太室以彩一玉為林

馬明先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山女還岱宗室中金林為玉几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室林雜室弄風別室帳設於桂宮中時人謂室宮

又日照陽殿設玉林

又曰韓嫣以玳瑁為林

拾遺錄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書石為林石文如畫体甚以輕出邳國上說紫瑠璃帳文齊屏風

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沫而置象林上使所受者踐之無跡則賜玳瑁珠百非珠百支日非也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体弱故閨

中相戲曰尔非細骨輕軀那得百非玳瑁珠

又曰頽斯國有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尅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骨

燭之處緝石為林林上有膝痕深二三寸

衡山記曰仙人室中有二玉林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郡有賈誼所穿井旁句角脚石林一林可容人一人坐其邪古制傳曰誼所坐林也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潁校尉曾俊塚有石宋林可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珣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林各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鄴中記曰石虎銜林劈三天其餘林皆句脚高下六十後宮別坊中有小邪玉林又有轉閔林躬禽獸

異物志曰麋音紫猶壯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則得之角正四人因以作踏林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林刺史王剡息功不與遂殺而藉為藉茂之也後息疾法存出為崇也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小不下著帝擗其後必高因鉄臥林劍至果高

語林曰簡文為撫軍將時坐林上塵不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加

雜五行書曰凡安林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

兵書曰將坐林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林所壞者為憂妻也

曹植九詠曰蕙博兮荃林

紫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華鏤之林

劉楨續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鸞鷟

紫雉門大龜也鸞音惟

之林馮致璠

之几對金精之盤李尤臥床名曰体之所安寢處所惟夕則敬

慎崇德遠姦

榻

壁林銘曰体之所安寢處知惟久則敬慎崇則遠姦

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坐主人無二獨

所坐也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為太子不接

賓客唯穉未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為太守璆未置一榻去則玄之也蜀一

志曰志簡雍性簡傲佚蕩自請葛以下則獨擅一榻須枕臥語

無所為屈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孫權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宋議書曰當陽侯劉彥節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之方榻時以此

少之

又曰顏延之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少門釋惠林以才學為文
帝所賞朝建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止每引見帝升獨榻
延之甚嫉為因醉曰昔子同驂乘表絲正色三台之座豈可使
刑余居之上变色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焉負氣傲居好貶財人物仕宋為玉
府參軍常諸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
膝唯余三人彥節外雖酌之意甚不悅

齊書曰孔休源字慶緒博學為晉安王府長史甚得人譽王深
相倚杖常於中別時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待預焉其見敬

如此

馬魏書曰孔休源元順為吏部尚書右僕射上為登階向榻見
榻甚故問都令使徐忤起曰此榻曾見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
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梁書曰陟汝侯猷為益州頗借濫客延內遂出香燈

都言不陵切以致也

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薦還都以憂愧成疾卒

唐書曰玄帝命太常為緇讀時令每月一篇每憂夏月朔日上
銜宣正殿側置一榻東置面案令緇坐而讀之

又曰李現為相元載於正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現至此

左右去榻之也

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余年未嘗
箕服榻上當膝處皆穿

郭子曰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志客皆在連榻于稚書後至
日杜元愷後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列仙傳曰修羊公者魏人也上華陰山石室有懸石榻臥其上
石尽穿陷也

胡林

風浴通曰灵帝好胡常董卓權胡兵之應也

齊書曰張景真僭後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舴猛作以胡林
觀者咸疑是子太子

梁書曰武帝君至新林楊公自則越城移此領軍府壘北樓與
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
胡林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兒中吾脚談笑如初

又曰侯景既篡位特着白紗冒而尚披青袍頭挿象牙梳林上
嘗設胡林及荅蹄着鞞垂脚坐

北齊書曰武城胡后與沙門曇猷通布金錢於猷席下文卦室
裝胡林於猷屋壁武城平生之所銜者也

庾肩吾賦胡林詩曰傳名乃外城入用信中京足歆形已正文
邪体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番奉盛胡

太平街覽卷第七百单六

太平街覽卷第七百单七

服用部九

枕

枕

被

說文曰枕臥為所薦首者也

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展轉伏枕

周禮曰王府長掌王之金玉玩好大裘則拱角枕

禮曰鷄鳴咸歛劔枕簟

劔枕簟不歛人見之也

國語曰楚灵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三日不食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寢枕王曰璞而去之

璞瑰也

洞林曰丞林從事中郎王文真家枕自作声

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室秘苑書信言使鬼物爲金之術及以邳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列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以爲竒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作方錢事費甚多不驗

後漢書曰樂中崧天性朴中家貧爲郎常讀直臺上無被枕土

枉

枉音恩漬切謂俎九也蜀漢中之郊日社士

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輟見崧問其故甚

加一之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帟帳

東觀漢記曰黃香事親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温席

後漢書曰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中之國魏志曰蘇則爲侍郎黃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接人枕也

魏國曰大秦國出五色枕

吳書曰張絃作柙獮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曰此吾

鄉里張子幼作也

晉書曰王敦鎮豫章為王澄以舊意所侮敦意忿怒請澄入宿
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恒捉王枕以
自防故敦未之得斃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枕觀之因下林
而謂澄曰何為杜殺通信敦用力士路戎搃殺之

又曰莖者謂董豐曰君愛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妻其枕授沐
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記曰寧州嘗獻虎鬼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
虎鬼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又曰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
省戲因弄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乘又朱齡石少好武
帝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廳事剪絛方一寸
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
不敢動

齊書曰陳顯達建武世不自安侍宴酒後啓止借枕帝令與之
顯達撫曰臣年紀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
色曰公醉矣

北齊書曰郎基自世業清慎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

作沉重於此者也

梁書曰王茂為雍州長史人或讚茂又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得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目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郎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

唐書曰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申共被之好

又曰貴妃婦號國大夫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甚其價夜中照廡其光如昼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妓道士有善人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婦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婦之齊師大駭還師而去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問陰陽之事谷之貴賤可得而知乎陽者主谷貴陰者主谷賤故當寒而不寒谷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谷為暴賤王曰善書帛藏之枕中為以之貴寶

范子曰先舜與陽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堯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冊書置之枕中之以為邦貴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舊髻枕銀鑲鈎副之蔡質漢書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珊瑚琥珀枕龜文枕

拾遺錄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官者閤中伺候我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投虎郎中目俄而往取虎以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得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各曰昔誅梁冀得玉虎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臆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獻地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

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三物二十四物

以應二十四氣八物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別異傳曰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夜倦枕枕臥有頃聞皂下有

呼曰文納何以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飲缶也

集異記曰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頭無七孔莽面黨然乃請師莖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時枕

異苑曰滕放枕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傍人莫不爲之怖懾

徵亮有聲不為驚也

楚高宋玉唐曰楚王嘗遊高堂唐怠而昼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博方若以為枕席荃蘭而為香

又美人賦曰高茵重設用枕橫施

劉向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後漢張紘環林賦曰有卓尔之珠環超說異以邈絕且其色也如芸之黃其為香也如蘭之秀其文綵也霜地金荃紫葉而紅榮

蔡邕驚枕銘曰應龍蟠蜃潛德室保靈制器像物示有其形哲

人降鑒居安慮傾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有規矩奉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戒惑六安信六面安也

蘇彥楠枕銘曰琢木之奇文鬱理鮮廉稜方正密滑真堅卜敬宗作無患枕讚無患木名也言人枕之無患也

江文通詩曰撫枕懷百慮

被

說文曰衾大被也

釋名曰被所以被覆人也衾也其下廣大如岸一受人也

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半

詩曰錦衾蘭兮

又曰肅肅宵征袍衾與稠

稠單被也

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史記曰王章字仲卿疾無被臥牛衣中

又曰汲黯曰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為布被此其詐也上

問弘謝曰有之夫久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誥臣中臣

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銘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

歸侈擬於君桓公亦霸宴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

亦治今臣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

誠如黯言且無汲黯申之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

厚之

漢書曰廣川去王疾妃昭信甚妬王受姬陶望卿昭信妬之讚

於王曰望卿視有姦寬郎言郎中臥錦被王信之擊殺之

又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

懷不知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

又曰霍光詔賜綉被百領

後漢書曰蔡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宣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

華嵩後漢書曰樂松為郎獨宿真臺上無被帝推被

又曰羊緒字與祖為南陽太守以清卒下唯畝一幅巾網敗糊

絺補之

網與
稠同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太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官舍布被瓦
噐

又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正值其起
中被獲免

又曰馮豹字仲文每奏事未報服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
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漢官典書曰尚書入直供青練白凌被或錦被

魏書曰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此言
被服飲食唯曉也

晉陽春秋曰景帝有目疾文鴛之來攻驚而目出惧六惧六軍
恐蒙以被痛甚鑿被破

晉書曰魏舒為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有欲有妙汰之言舒
乃曰吾即其父也僕被徑出同僚素與消論者咸自愧之也

又曰揚駿被誅初酸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曰呼
斫刺旬日訖疾死反是其言果驗

又曰光逸字孟祖為博昌小吏令使人冒雨還令不在逸解臥
衾被中令還諾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必致凍死何借一
被兩殺一人耶令竒之而不問

又曰祖述字士雅與琨共被寢中衣聞鷄鳴蹴琨起曰起無此
非惡声

又曰吳納為吳守徵為尚書去任有被僕而已

又曰髡髮烏狐之祖壽聞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坐於被中

鮮被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為

宋書曰虞懋位中書郎廷尉少好李居貧漏滿恐失噴典乃舒
被覆書獲全而被大濕特以此比高鳳

又曰沈麟士以揚王孫皇甫謐深生死而終札矯借乃自為中
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被以覆屍反歛仍移布於屍下以為
歛服反被左右雨際以周上

又曰康冰門釋保志王亮歆以納被遺人未反有言保志忽末
牽被而去

又曰羅斫齊狗兒之役臨汝候嘲之曰卿蜀大人樂禍貪亂一

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林不過數家有失食
貪亂樂禍無足多惟若今林上有白錢布被篋中有數升羹飯
寧首為亂乎

梁書曰裴之橫字如岳少時實重氣俠不事產業况之高以其
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嘆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
福被後為吳興太守作百福被以成其志

陳書曰高祖特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孫
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服則五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
之珠玉

家語曰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
使正之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花之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有
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奉繡被而覆之夏侯
孝子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麗從外孫明母楊
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臥之

惠晉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與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帝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枉文綺被一絳具文羅一幅被一
絳被羅綉文四五幅被一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七綵文綺被又有絳文羅被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臥高束以晝收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遺鴛鴦被

晉陸雲與兄攬書曰一日按行曹功器物有寒夏被七枚海內先賢傳曰姜肱字白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七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辨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則有余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字少林於客舍舍見諸生疾甚困忱曰要目下有金十斤願與天以相收藏收屍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咬困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柩余九斤置生月下後置大度亭長到亭有白大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末風而後忱乘馬馬突入金彥父家彥父曰卿有何陰德曰念葬諸生且說形壯彥曰真我子也忱即以被馬歸之彥父不受遣逝生裝金且存焉

列女後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李共處母為作十二幅被其隣婦恠問之母曰少思無累操具明類之不願大其被以招

貧生之臥廢閨君子之言耳

桓任傳曰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爲作二幅箕踵被

杜祭酒別傳曰若曾新作被煖眠不覺宴起乃嘆煖眠使人忘

起以異事曰因命着陌上有寒若人卒被天之常眠布被中

孫畧別傳曰親親有窮老者畧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帶而

寢

郭子曰敷浩好作揚州劉君行曰小歆暮使令左右取被僕人

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語林曰我魏武云我眠中不可望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

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所殺自尔莫敢近
之

又曰傳信士子思遭父喪哀動骨立母隣之竊以錦蒙其上林

宗往吊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雋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

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曰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双鴛鴦爲合懽被着以

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樂府詩曰天寒知被薄憂思知夜長

楚辭曰翡翠珠蘭齊光

陸云芙蓉詩曰寢共織成被絮以同攻錦

傳玄被銘曰被雖溫無忌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張革舍玄行曰重無煖氣輕被覆空林

潘岳悼王亡詩凜凜涼風升始蒼夏衾單豈曰幾重曠詩與同

歲寒

刘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艷葡萄米踰聯璧鄂君慙繡楚侍羞

朱雖覆帝賜鶴綾客贈鴛鴦高慙藻麗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惟

文魏馬驚其香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单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单八

服用部

簾 褥 氈

臥具 氍毹 氍毹

說文曰簾行席也

釋名曰簾簾也布之簾然平正

禮曰莞簟之安蒙結之談

又曰父母舅之姑之簾捲几不得傳

詩曰下莞正上簾乃安斯寢

莞蒲曰席
行帶曰簾

方言曰簾宋之魏間謂之生或謂遂曲自閔而東謂之

簾其粗者謂遽蔕行唐

以遽蔕直文之粗也

自閔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

倚佯音佯自閔而西謂之行唐

東觀漢記曰殤帝詔省蒞弱平簾

又曰馮稜為會稽太守詔誥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支

又曰尚書令王允奏事曰太使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

奸邪常與良月允與立入為獻帝誦孝經一章以杖二竹簾昼

九宮其上隨曰時入烏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與王桃齊名交善恭有六尺單簾枕見之

謂之有余因求之輟以逸隨坐薦上桃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

無長物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益使工作象牙細簾上患

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簾褥一具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允明九年遣使供貢獻金簾等物

孫卿子曰輕煖平簾而体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光翟簾尊之上光玄酒玉貢之先本而後末

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首霞文簾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簾賜李夫人大夫

又曰會稽猷竹簾供御世號為流黃簾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簾十萬具

度翼與王書曰今置八尺丈二細莢枝簾十枚黃蔑雙入簾二

領黃蔑坐雙入簾一枚

王廙春可樂曰弱簾平端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睇枕席長簾竟床空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簾韜於筒中

王鑿竹簾賦曰楚於陳簾玉房巴廂列於椒臺

褥

爾雅曰褥謂之茲

釋名曰褥人所生褻辱也

又曰茵軍中所生用虎皮也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文茵 虎皮

漢書曰霍禹廣治弟室作乘丹輦如繡茵憑黃金塗

如淳所憑謂馮者也

金塗以日黃金塗飾之也 常絮薦輪

晉灼曰御輦以常綠論貯之如絮也

東觀漢記曰祭尊有席詔賜重茵

魏畧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上不仕自作蝸中廬淨掃其中柴木爲林蓐其上天寒篝火以自灸

魏志曰太祖性節儉惟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褥取溫無有緣飾又曰王郎上疏曰老臣悽悽願國家同詐祚於軒轅之位某少小帝若被褥太溫則不能軟使膚弱体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吳錄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肅李其母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故小兒無德客多貧故爲廣被厚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筒席

又曰褚彥回弟澄爲左右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又柳慶遠爲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垂台司室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先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烏太尉謂元景也

後魏書曰尔朱隆世將褥誅此年正月每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南太守帖田家奴告省門長亭云令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自東掖門始

堯車上無褥請爲之記識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昼日不着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体宜令常和陛下昼過冷夜過熱恐非攝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曰出嘆之也

南越傳曰尉他臥象林錦茵

茵褥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八尺褥一重中褥一步輿褥一納妃有承床褥三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帝詔賜林帳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丈用房子錦百斤錦緣之

神異經曰北方有水萬里厚百尺奚鼠在水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爲褥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鴛鴦褥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因獻之

語林曰大將軍收周侯至日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已褥與周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氈

說文曰蚤毛可以爲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旃旃然也

顏集曰氈細判也

周礼春官掌次曰王作礼上帝則張氈按

大旅上帝祭天於
圓丘也張以氈為

休於屈中一
天星悅安中

又曰掌皮供其毛為氈以待拜用事

漢書曰使蘇武使匈奴絕不與食天與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
種咽之也

漢書曰王誥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屢之下細氈之上明師俱
前勸誦在後上諭唐虞之際下及周啟之盛其樂豈徒御掖之
間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與國烏孫賓盧為室氈為氈

魏志曰李勝為荊州刺史往辭大傅曹爽因察之大傅也曰謬
問勝曰荊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大傅老母為也

又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裡
推轉而下

魏武帝與彪書曰今贈青氈床褥三具也

晉書曰杜預子錫為愍懷太子舍人屢值諫於太子太子患之
置針於錫坐處氈中錫則足血出

又曰戴記曰暮容熙後符氏卒暮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
容有巧思熙將以符氏之殉歆以罪殺之乃毀其撻鞭有中弊

醜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知官唯以單舡臨郡所得秩奉隨郡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敦綺見患居處儉素了餉以衣醜一具辭不受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以臥醜夜縋而出因得遁还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荊州突厥謂周人曰尔言齊亂一故我伐之今齊人眠中有鐵河可當耶乃还至陁嶺凍滑乃

鋪醜以度之

又曰蔡携佞巧能侯當途斛斲春斯椿賀拔勝皆與又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遇雋別因辭雋故見敗醜弊被更遺之錢物

廣志曰羗女人被大華醜以為盛服

拾遺錄曰漢武帝以醜緋藉地惡輒之喧也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以醜為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相戲曰中國其必為胡所破也夫醜胡之產者也而今天下以為陌頭帶誇身口胡既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氊故不通於物者不可以言俗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氊可臥桓車內騎自撤以眠氊為之語林曰王子敬在齊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中畧尽子敬臥而不動偷遂欲登榻欲見所覓子敬曰呼曰偷兒不染青氊是我家旧物可得置否於是群偷置物驚走

南傳曰調斯国有青石染氊絳染氊也

玉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荷氊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

陸雲詩曰冬坐比有氊

比有獸名也取其毛為氊

臥具

風信通曰扶風蘇不違父為司隸李暘所遷司農不為川府北坦徑上廳事斫暘臥具暘一夕數邀遷

沈約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錦帛嘗寒特就孔覲飲酒醉臥覲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覓也既覓引臥具去體謂覲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覲亦為之盛傷

齊書曰謝朓常行还过侯江革特大寒見革弊絮單席而單朓覓不見倦眺嗟嘆久之乃悅其所着襦手割羊氊與革充賢而

去

又曰刘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稔溉少孤宅近寺孝綽往溉許適見王臥其孝綽與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舊擊之傷口而

去

毳毼

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毳毼

声類曰毳毼毛席也

廣志曰毳毼白毳毛織也近出南海又稱北漢之毳毼其所生也

魏畧曰大秦國以野蚕作織成毳毼文出黃白黑綠毳毼後周

國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毳毼

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毳毼公奉之曰我還國當以牙共眠牙名悵之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後知以為後嗣

南州異物志曰毳毼以羊雜群獸之毳為鳥獸人物草木云氣作鸚鵡遠望若飛也

古樂府詩曰請客坐北堂坐氍毹又毳毼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曰氍毹

諸葛亮集詔答悵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毳毼一以達心也

毼

上音榻
下音登

通俗文曰毼毼細者謂之毼毼名毼毼者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

東觀漢書記曰景舟率眾廣河光武出城外為坐暗氍毹氍毹上設酒肉

魏畧曰大秦國以羊毛毳木皮野絲作毼毼之屬有五色九色毼一其毛鮮於海青東諸國所作也

南史中天竺國出好裘毼毼

世說曰王子猷諸奴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毼毼云何天

那得世此今左右送向家奴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曰

沙都幾忤

杜篤邊論曰匈奴請絳毼毼蜀肉褥帳幔氍毹裘積如丘山班固與弟超書日月支毼毼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馬融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毼毼士卒飄於風中雪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單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單九

服用部

薦蓆

說文曰蓆藉也禮天子諸侯蓆有敝繡純

又曰蓆竹蓆也

又曰若菡蒲子也可以為薦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也蒲平以蒲作之其体平也釋也可卷可
釋也

書曰牖間南嚮敷重篋散蓆純華玉仍几

篋枝桃竹日黑雜贈
之華私色華玉以飾

憑几仍目也目
生時以不改作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

東西廂謂之
席底藉華綴

親絲有文
之具歸矣

東西序嚮敷重豐簾登純雕玉仍几

豐莞絲也為登彫
刻鏤此養國圭嚮

翠城
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荀簾玄紛絲漆仍几

荀蒟竹絃紛黑綬
此親屬私宴之坐

詩邛栢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席雖平
尚可卷

禮曲禮上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席以四
人為節

為人子者坐不

中席

又曰有憂者側而坐

側猶
坐也

有喪者專席而坐

專猶
單也

侍坐於所尊

敬與余席

必其近尊之
端為其後末也

又曰姑妹女子子已嫁而父兄弟不與同席與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橋

君扁
切

橫

奉之令左昂右佞如有首尾
然橋井上擦捍橫上底昂

請坐何鄉

請任何社

順尊者所安也社臥席也坐
坐問鄉臥問社因於陰陽也

席南鄉北鄉北西方為

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謂

問答曰函猶客也講問以相對客文
足以指查也飲食之客希席于牖前

主人跪正席客跪撝席而

辭客徹重席主也固辭客賤席乃坐

又擅弓下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以之

與席傳曰大輅越

活

席照其儉也

服如日越席
結草為席也

又曰藏文仲不仁者三下屨禽辟六間妾織蒲

杜預曰家人氏欺
席與民爭利

周禮天官玉府曰司几筵掌五席大玉廂府掌之玉衽

又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席大朝覲鄉射凡卦国命諸侯以王位

設輔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純紛如繅席昼純加次席輔純鄭司農筵

紛白綉也純綠純也謂分有文如受而狹也繅席削蒲編以五采若金合擘也昼謂云無也次者有文次者有文次列之者

諸侯祭祀席蒲筵漬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筵加繅席

昼純筵甸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革席

大戴禮曰武王踐作席前踐佐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又一則尔不可忘後

右端之名曰所鑿不遠視不所代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為薦席坐之

又曰任安田仁俱為刺將軍舍人居門下刺將軍從此兩人過

平陽至主人家令兩與騎奴同席而此二子拔乃断席而坐主

家皆恠而惡之莫敢問也

又曰陳平以弊薦為門

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

又曰元帝病死丹以親密侍侯上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

上 服皮曰青綠蒲席也邵應曰以青帚地曰青蒲自非皇後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席弊地也

後漢書曰更始至常長君常樂宮升前殿郎更次列庭中更始

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

又曰米歛征隗囂徑至洛陽軒囂守將因保其城囂乃悉兵圍洛陽築堤灌城歛固守矢盡斨屋斷木為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歛班坐純席在諸將之右

又曰鄧訓為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河求舡不得乃布于水坐呼風而過

又曰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遂織席自給

東觀漢記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特重編席顯異之

又曰王常為橫野大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貧躬直勤苦尽心供養暑則扇木扇枕寒則自溫席

又曰張安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歆令重臣居禁內

乃紹語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座故昏師號曰三獨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

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以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

令諸儒難說之後正日一朝賀令群臣說更相難詰義有不

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中五十席京師義曰解經不窮必戴
侍中

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重重八九澤
帝曰學不當如是也

又曰許敬鴻卿其鄉吏有証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
敬不忍惡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悖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居無
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悖以善其妻自坐敗者自坐敗者又
衛良子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席賓客之者坐桑

下談論飲水去

典畧曰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猪勇於廐中請熙尚熙上入
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

蜀志曰先主孤母販履織席為席

晉書曰王渾為將軍鎮壽陽虛懷換士坐無空席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親人過侃借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湛

撒林下雜蔣手剉給客牛馬

晉陽春秋
云蔣薦也

晉中典書曰王敦死裹以蓆塗以蠟埋齊中

又曰王敦死裹以蓆不用緣緣

晉前燕書高年祖鹿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移民家入其屋
以席追障追者入屋斧視無見遂免

宋書曰林邑王陽遷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
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迂千國云柴磨者因以為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劉貞為御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常郎於
州部作白苧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郎官

吳均齊春秋曰劉璉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
內見一女子容質甚麗眇眇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革絕之
其正如此

唐書曰代宗時青州男子劉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葦突於東市
三十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又曰玄宗字子穎王璲為劔南節度大使玄宗將辛蜀遣璲先
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舡兒以綵綠席而藉者願曰此可以為一
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六韜曰傑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純綺之衣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徑也還師祗席之
上

漢書曰祭天紫壇緝席祭地用六綵席六重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工恐傷民曰
天寒乎苑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取隅有電是以不寒莊子
曰申屠家兀者也鄭子產同師伯昏瞽人合堂同席而坐也魯
連子曰人君所審也人君所審者三不可以不知不行與不行
避以方爲輪也不知且與且譬以錦緣薦也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之梁而過老子老子曰睢、盱、而誰與
居夫太白若如盛德如不足揚朱曰聞命矣其往矣舍者譬度
其末也煬者與之爭竈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王茂戍設而席公不悅曰

子猶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不席獄尸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
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敬公飲酒移於宴子莊子曰夫鋪薦陳簋有人臣不敢與
焉

又祠於司馬穰苴曰鋪薦陳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范子計然曰六夫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浦席出三輔價上百
兩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作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太冠雖惡頭必戴之復雖然
足必履之全車好此其太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

方義之道也

又曰衛嗣公特縣有人令左右縣令斧禡而席弊嗣公令人以遣席曰吾聞汝斧禡而席弊其賜汝席縣大驚以君為神

又曰孟獻伯相魯坐不重席

又曰禹為蔣席頰緣此弥侈矣而席不服者三十三敦作商席彫文弥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袒捐之咎犯聞之曰席禡所臥也而為弃之臣不勝其哀

說苑曰孔子曰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

鹽鉄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藉復造方薦帛緣者也

又曰古者大夫複踐草綠蒲平單莞今當繡茵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帛席曰西王母席也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管為席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余牀而雍毛自弊望之者不敢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息也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迴風席

漢武帝內傳曰帝齊於尋其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軒皇使百辟群臣受教者光列珪王於蒲蘭
席上

又曰蘗葉草高五尺葉色入緝葉形心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
酋草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為薦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薺葉色如緝莖色漆細軟可紫海人織
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

又曰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為席柔溫如毯毛毳焉

又曰瀛州南青巖之館有青瑤几覆以雪紈之素香用水柔者
莞

又曰岱與山有草名菴音菴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矣人衣服則

焦鳥不敢近也則以為簾方冬弥溫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又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簾黃莞之薦莞色若金

又曰燕照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為雲霞麟鳳之狀
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異苑曰庾是妻毛五月曬暴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薦下薦上

卧驚但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時天世傳中夏忌移
床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以至孝母老天寒以温蓆而後授其
慶鄴中記曰石虎作蓆以鍾離五雜香以五綵緹編蒲皮綠之
錦也范滂荊州記曰安成郡今屬江州出桃枝蓆
成公興與內傳曰登白虎山延成君人爲數魚鬢之蓆
文士傳曰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宋璩聞三人才
石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蓆曰蓆為冬設算為下旅揖讓而坐
君子收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

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枉回無封仲即為具車糧料從君善曰
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子餘不足奈何以
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蓆石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又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楊枝木為床薦艾為蓆
益部舊傳曰張免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床為從事設
單蓆於也

鍾玩良吏傳曰吾隱之字處點郵成人也轉廣州刺史返舟之
曰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蓆以蓬為屏風

會稽先賢讚曰董昆字文通為太農帑丞坐莞蓆盧海吳州論

短山為木大曰河蕪葭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稱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弟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會稽典錄曰隆脩奉迂為豫章太守廝事薦編絕不改以郡風

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稭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世俗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廢書以

出看寧割席分生曰子非吾友也

楚辭曰瑤席兮玉鎮

揚雄甘泉賦云靡薜荔以為席兮拆瓊枝以為方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蠓蟻之筵蟪蛄切蟪蛄天

龜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单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服用部十二

儿

案

扶

儿

釋名曰儿度也所以度物也

度者執也

書顧命曰王乃兆顙水相被冕服憑玉儿

王疾瘳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病疾故但

兆為顙面扶相被以冠冕憑玉儿以出命扶之

易漁卦九二曰漁奔其儿悔士象曰漁存其儿得願也

詩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其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儿

周禮春觀曰司九筵掌五几大朝觀大罔射几封國命諸侯右

右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祭祀右雕几筵國賓千牖前亦如

之左彤几國賓老臣也甸役則右漆几几喪事右素几吉事一爰几

凶事仍几。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獻几杖者拂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謝云君貪其德而晉之也則必賜之以杖

又曰象車必以几

又曰龜策几杖石入公門龜策問家之吉云几杖熹自長老也

又月令曰八月之節養衰老授几杖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欵席

又曰始死綴足用燕几

傳語諸侯之師父于偏陽荀偃士正請于荀宣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班師智伯怒智伯投之以几出于其間

又曰為啓疆曰聖三務行礼不求耻人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之至也

國語楚語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之戒訓誦上所誦誦之誦書之于几

漢書曰吳王紘疾不朝驗不實及後使為秋請律春秋日朝日請

侯朝聘也上覆責問吳使使者曰察見浦中魚不詳

於是天子賜其杖

又曰米博遷琅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鬚抵儿曰觀齊兒
欲以為倍邪皆斥罷諸病吏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揚彪儿杖以彰舊德

宋觀漢記曰黃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卧儿灵壽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訪求賢茂詔曰前蒙令草茂名冠天下當受
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哀德侯賜儿杖

魏志曰太祖為司空丞相毛介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所護器
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

物。又曰呂布遣陳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謀之太祖悅姑
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所几責之

晉書曰劉毅仲雍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太吾名臣不得
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儿杖不朝及錢百万牀帳筆
褥。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裴儿滑淨因書之真
草相半後其父誤剗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宋書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吳均齊春秋曰孔灵產為光祿大夫覽止定之分不肯仕太祖

以白麾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以古人物也
陳書曰王冲為太子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敬以長幼之禮
文帝即位益加尊大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謀逆誅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
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踰與露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嘔吸焉似喪其偶

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晉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請勿復一

見矣

登齊邑也齊人欲以為居晉孟子
行孟子不應倚几而卧也

山海經曰西王母搃几而戴勝

搃謂
憑也

漢書儀曰天用玉几

拾遺錄曰瀛州南有金縷之觀中宝几復以云紈之素漢

武帝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形經感以黃金之几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素則加綵錦其上謂之綵以几公
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囊憑之不得加綵錦之飭于
几案。會稽典錄曰葛仙公憑白桐几季數十年白日登仙化
為白光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上有車漆登重几大小各一被

語林曰任元褒為光祿勳孫憑翊生見之見門吏憑几被之孫
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為不礼任便推之吏荅云得爵礼痛以橫
木扶持非憑也孫曰真木橫施拉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孤蹠
鵠膝曲目抱腰。姚信仕語曰馬援憑几而見案竇子弟文奉
坐榻而受徐文高拜

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國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
冲等馳使從院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兄家宿扶而起
書几板為文無所治定乃鴈付信

鄴中記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登皆為五色也

南岳記曰衡山有名室內有名牀石几

異苑曰曆陽石秀之有一人着平中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伴班
爾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殞
石氏猶存刘作几有然遂以致敬死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水出百文臺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
上有百味之食

李尤几銘叙曰昔帝軒轅仁智恐事之有闕作几之法以張
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說文曰椽圓案也

方言曰陳宋楚魏謂案為寫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位不過中
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食玉具之劍臣皆
之內愧于心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箕踞罵之
漢書曰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失不請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又曰禹貢奏曰見賜杯案盃文金銀飭非當所以臣食下也又
曰朱博為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味案上不過二杯酒

又曰詐后王曰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嗜酒每待人飲見常侍奏事

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手起抵破書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為祿大夫妻死長元伯為娶妻送至官

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即自入拜其妻

乎奉案前肉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李與班彪相交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帝賃舂每歸妻為具舉案齊眉

又曰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万下至杯案

案食物大小重香

南史曰江東之為新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枝去官晉以付庫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漢書儀曰大二旅案以陳三十六肉九穀飲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物拜有漆金度足奏案枝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盤案一枝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欵棧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瑜魯陳肅

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箭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與此同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賢床雜室業於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疑是山精常令在案
行東方朔問曰巨灵是何以叛阿母健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貴奔牲剛直同業生陳升為賊戒見之升為

設食戒曰汝其為賊奈何為設食因奉案投江中令其趣降神

仙傳曰吳典人沈羲為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金案玉杯藥

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為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燕丹

子曰太子常為與荆軻同案而食

鹽鉄論曰文婢昼為接婢妾衣純履絲所以亂治也

潛夫論曰前羌始叛器械未備或以銅鏡以家兵或負板案以類措誠易戰耳

吳苑曰百文有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夢見杯案賓客到也多客大案少客小案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欵枕以卧

視書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綺服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尤書曰案名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權奏記通達謂刺以

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梁間文帝文案銘曰刻香鏤米織卷足漆懼紫昼製

舒錄性廣知平人雕曲厠質錦帳承芳綺褥披古道今察文倂

扶

說文曰扶持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作扶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欲相忠於富

貴。周禮曰伊嘒氏掌國之大祭祀其扶威軍旅授有爵者扶

共王之齒扶

禮記曰獻扶者執末

又宣子上曰孔子蚤作負於曳投道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一

手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平之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而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於汝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
民未聞焉爾罪二也喪子爾喪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罪無與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又呈制曰五十杖于象六十杖於國七十杖於朝

傳曰制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闈乞肉焉奪之杖而敵之也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曰子路從而後遇扶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大

人曰四体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史記曰張騫云臣前任大夏特叩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厦
國人曰賈人往市之身母在大厦之東南數千里

續漢禮曰三老五更杖玉杖

又曰殊之日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禮有加賜
玉杖長九天端為飭鴻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華嶠後漢書曰加平中表逢為三賜玉杖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陽虎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
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者也昔孔光卓茂並以

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延年杖及憑几

又曰周宣為郡史太守楊沛楚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
若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黃中
賊必滅至特果敗

吳書曰全綜年賜以御杖

晉書曰魏常侍賜景常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并贈
黎一枝。又曰阮宣字出行常以百錢掛杖頭母至家輒醉而
歸也。後魏書曰甄暹拜侍中以其衰老詔頒賜御府朝直以
出入也。莊子曰黃乘大馬軒居不卷往見原憲扶黎門應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謂不足比走大澤未至道死
弃其杖為鄧林

吳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徒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
父不有羔乎持杖而揖之曰子之母不有羔乎置杖而問曰子
之兄弟不有羔乎杖步而倚之問子之妻不有羔乎故孔子以
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

廣志曰九真灵杖

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以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
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处上則以

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扶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滎陽買積竹刺扶二枚二葉遂諫曰積竹刺扶者驕蹇少年扶也大王奉大畏當柱竹扶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道叢中薄特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吳此鳥故作鳩扶賜老人也

拾遺錄曰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跡唯有黃髮老叟立人手足挺青節扶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又曰糜竺用陶朱計術曰益富有室庫十間竺常賑生拉死家馬厰旁有古家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訴云漢末為赤眉所害扣

棺見剥乞更深埋并乞敝衣自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可支應遭火厄今以青芦扶一枚長久天報君衣棺之惠竺扶而後隣家常家竺家有一青無如龍蛇之形又有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歛括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據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人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

又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黎之扶扣閣而進向閣中独坐頌書老人乃吹瑞火出

以照向其說開闢以前向內受五行鴻範之文怒辭詭繁廣向
乃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
聞金卵之姓有博學者下觀六馬乃出懷中竹牒有天地之書
予畧受子之焉至向子歆從授術亦不與人焉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
入擲其年有人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
司問云見市中有入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

神仙傳曰黃長房歆求道而顧家裏壺公乃斷一青竹杖以長
防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小驚疑遂殯葬之葬

竹杖耳斧家視杖猶存

又曰壺公遺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此當到家以杖投葛陂中
長房騎杖忽然如桴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青龍也

又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共往蜀

劉根別傳曰孝武黃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
左目閉左目氣止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問何等女子
不荅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家人不信是房曰往日所
東方朔婦人食日精者

劉向別傳曰有麒麟角杖。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

南氣至衡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穰未假立寺可扶投刻
作塔形見有氣未凝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尚加以
杖指之氣即回散闔門獲金氣所經處數黑無復子遺三石偽
事曰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有闔中後再闔棺視
之不見体骨杖鉢

武當山記曰山有石室室板床銅長七尺三分

交州記曰合浦園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樗木扶倚着
名壁採珠人常致祭焉。魏文典論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為
鄧晨共食飲宿聞晨有手臂恍五兵余與論劍酒酣且熟方食

井蔗便以為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又曰祗桓精舍西北四里有春林名得恨本有五百青人佛為
說法尽得恨開青人嘉刺杖有地裡頭面作礼杖遂生長成榛
鄧得名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隣其人通灵夜長乘龍
還家

神異記曰陳敏孫皓之世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
驗過乞在任安隱當上銀杖一年限既滿作杖以還廟撫捶鐵
以為幹以銀塗之尋徵為散騎常侍徑宮亭送杖于廟中之即
進路曰晚降神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



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遙到敏舫前敏舫遂復也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銀角挑杖一枚

崔瑗杖銘云乘苑履險非扶不行年老力竭非扶不強諸薦維

美猶不可扶接人悅已亦不可相

大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